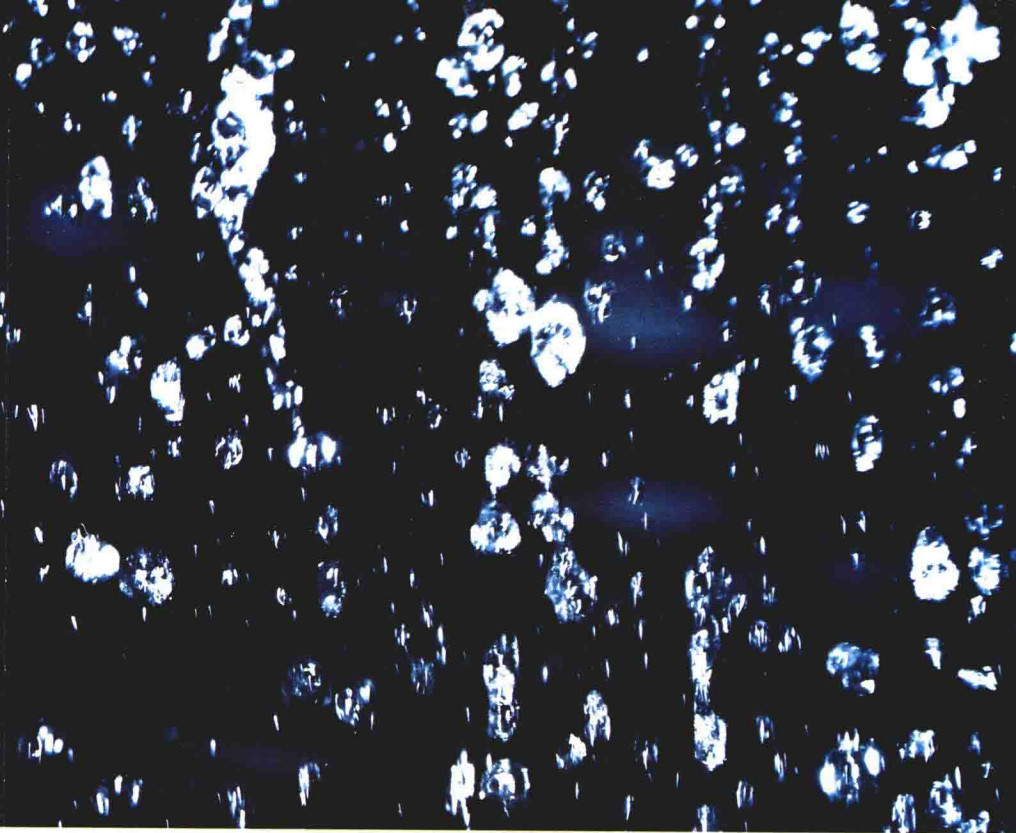




彭曙辉

著

闲来听雨



过去的事要完整记录下来好难
往往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之间容易被误导走偏
就让做故事的人解读故事
最后故事成了故事的故事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闲来听雨

彭曙辉 /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来听雨 / 彭曙辉著.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113-23870-4

I. ①闲… II. ①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2473 号

书 名: 闲来听雨
作 者: 彭曙辉 著

责任编辑: 王晓罡 付巧丽

电 话: (010) 51873343

装帧设计: 闰江文化

责任印制: 赵星辰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 (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113-23870-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187317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51873659

序 一

兰台听雨：情趣与视野

第一次见到曙辉应该是 2011 年春天，是在家乡文友的一次聚会上。说是文友，其实都是通过互联网上的博客和微信结缘的，彼此并不熟悉。所以那次聚会，差不多都是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曙辉走过来，戴着很文气的眼镜，诚恳谦逊地送给我一本书，说他的网名叫“杂家窝铺”，他的书名也叫《杂家窝铺》。这样的网名和书名显然很别致，所以我当时就记住了。同时还记住了他那有点像金庸先生的容貌，以及他的工作职务——档案局局长兼档案馆馆长。杂家、金庸、档案，我觉得这几个概念集中到他这个人身，不仅非常难得，也非常贴切，有一种自然天成的格调和品味。

以后便逐渐熟悉起来。感觉他很勤奋，写作量十分可观。两年后他又送我《杂家窝铺》之二，而这次完成的，是《杂家窝铺》之三，加起来，可能有几十万字了。翻阅这本题为《闲来听雨》的文集，我首先想到的是，曙辉其实和许多人一样，是一边工作

一边写作的。而他的工作是档案，一个县级市的历史档案，那应该是很重要的工作。有一次我想查阅老家那个乡镇的材料，是他亲自约了几位当地的作家朋友，花费两三天时间，帮忙查找、复印、装订，然后很整齐地寄给我。这不仅令我心存感动，也让我领悟了档案工作的特殊意义。档案古称兰台，从汉唐沿用至今，可谓良史之源，名至实归。因此，当我指导过的一个研究生告诉我，她毕业后将去《兰台世界》杂志任编辑时，我当即表示了由衷的祝贺。档案工作既然自成一个世界，也无疑是一份值得骄傲的事业。

“兰台架列排书目，顾渚香浮瀹茗花”“早归了却兰台史，莫久吟诗快阁中”，古代诗人题咏兰台者甚多，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唐代李贺的那句“雨中六月兰台风”。这里的兰台风是有典故的，据说楚襄王到兰台巡游，大学者宋玉等接驾，忽然有一阵风吹来，楚襄王说，这风真好，吹着我也吹着老百姓啊。此刻也正当六月，我读着彭曙辉的这本《闲来听雨》，就想也许应该有一种雨，叫兰台雨。而像曙辉这样的档案人，工作之余，观书之余，临风听雨，写下所思所感，那一定是有别样情趣的。

实际上，这本书给我的突出印象就是情趣。他写的东西都很小。很小的葡萄，很小的人物，很小的经历，很小的事件，很小的感动，很小的人性与人情，很小的体验与思考，都被他罗致笔端，并写得娓娓动人，熠熠生辉。包括文字的篇幅，也很小，大部分像寓言式的散记或随感，也有的接近小小说或小童话。但无论篇幅多小，却总是不乏情趣，恰如飞花点翠，给人留下点滴难忘的感动。记得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过，记忆不辞细小，也许正是在

从前事物的几乎不可触及的小水珠上，不屈不挠地负载着记忆的宏伟大厦。

“剪水飞花点翠峦，和雪新描著色山”，这就是彭曙辉的文章境界。他写亲情，是写那些凄惻彷徨的瞬间，深深思念，溢于言表；写友情，是写那些即时即景的交往，风行水上，神态隽永；写官场，是写那些世态冷暖的来由，去意徊徨，心迹斑驳；而写得更好的，似乎是那些静观果熟叶落、鸟吟虫鸣，或朝飞暮卷、人生变奏的文字，可谓波澜不惊，如秋日低语，况味悠长。“脱去那层乏乏的秋衣，洗掉那层乏乏的秋尘，展开那幅乏乏的秋卷，吟唱那首乏乏的秋歌”（《乏秋》）。我特别喜欢这个“乏”字，辽西人的“乏秋”一语，其实是对季节的一种深沉而低调的赞叹，秋风的疲惫之美，秋光的慵懒之美，秋野的辽阔之美，仿佛都尽在其中了。曙辉写道：“人在秋乏中一天天变老，不变的只是乏乏的秋天。乏秋里，我真的有些乏了，可是我的心不乏……”是啊，“乏秋”是一种情趣，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自强不息的力量。

地方性知识，地方性情趣，可能是彭曙辉写作的基本标志，无论他是否对此有自觉地追求。也许从总体看，这种情趣是比较清浅的、单纯的、随意的、浅尝辄止的，甚至孩子气的，但同时，我又觉得是难能可贵的。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毕竟有人愿意这样认真而深情地活着。相对寂寞的兰台生涯，把他磨练得像一个赤子，通观这本书中的近百篇文字，无论是“醉听春雨”中的倾情，“静听心雨”中的叙事，还是“轻听风雨”中的哲思，都贯穿着作者那种特殊的感悟生活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本质上，我认为与作者的心性和偏好有关，或许正如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

夫在评价英国诗人布鲁克时所说的，其实是表现了“一种对所有潺潺流动的、牙牙学语的、轻轻结冰的事物的爱”。

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以《在土星的标志下》为题，描述本雅明的个性气质，说他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收藏家，因为最吸引他的是小东西，他喜爱旧玩具、用过的邮票、明信片，还有好玩的现实世界的种种缩影，譬如一抖里面就会下雪的玻璃地球仪，还有被人雕刻上一整部经书的两粒麦子，等等。说实话，我非常喜欢本雅明的著作，也相信桑塔格对他的描述。而几乎出人意料的是，在彭曙辉的文字中，我也同样发现了一个喜欢收藏小记忆、小感觉的写作者，就像一个喜欢收藏小东西、小物件的孩子。他的笔下不仅有对人生百态的理解，也有对世间万物的同情，博物之爱，物哀之美，往往会不自觉地跃然纸上。在某种意义上，他写的确实是杂家之文，或者可以说是兰台之文，因为，尽管他的文字极少涉及档案收藏与研究本身，但他的职业偏好与他的写作姿态还是有关的。这是一种档案式的写作，收藏生活，分享经历，事无巨细，从一棵树的成长到一条鱼的悲欢，在他看来，无疑都是值得记录的生命档案。

曙辉一直工作在我家乡的那个县级市，其阅历可以说丰富，也可以说单纯，从工商局到组织部，从乡镇书记到档案局长，都从未离开过那片土地。如果确如桑塔格所说，有一种土星之光照耀我们的话，那么这奇异的光芒所照耀的，首先应该是辽西那片土地。我认为辽西作家多少都有一点“土星气质”，只不过曙辉表现得更别样些，他像是有一种别样的赤子情怀。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始终喜欢读书和写作，初心不改，

童心依旧。可能正因为有童心作为视角，他散文的字里行间，才飘落着很多情趣。那是辽西所独有的情趣，潺潺流动的——疲惫，牙牙学语的——慵懒，轻轻结冰的——辽阔。

台湾学者司马长风先生撰《中国新文学史》，说散文有如围棋，最容易学，却最难写得好，关键是要有情趣的深度和广度。那么，散文的情趣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以为是这样，童心是情趣的基础，但要让这情趣变得深广，那就还需有文化视野的突破。

最后我想起一个与兰台有关的故事，即南朝人吴均所著的文言小说《阳羡书生》，这个故事不仅有情趣，而且特别有视野，其想象力的超绝堪称经典。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个中国故事与拉美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代表作《阿莱夫》相比较，并觉得博尔赫斯可能受到了这故事的影响。而在故事结尾，特别有意味的是，故事的主人公后来当了官，就是负责档案的“兰台令史”。

彭曙辉也是“兰台令使”，虽然他可能接近退休也将离开这个岗位，但兰台听雨的情趣，兰台读书的视野，还是值得特别珍惜的。我相信曙辉会写出更多的作品，但我希望不论是写散文还是写小说或童话，都能达到既有情趣也有视野的标准，这其实也是人生应有的境界和格局。是为序。

高海涛

（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编，

著名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

2017年6月

序 二

倾情书写，抑或消费时光的 另一种高端方式

我收拢着书案上这部厚厚的文稿，将它放进一个透明的塑料夹中。我曾经将整部文稿打开，按照它目录上的小辑制式分成了三份去阅读，而今我阅读完了，我要恢复这部文稿的作者最初将它寄到我手上时的原样，同时也让我这么多天来起伏不定的心情，恢复到原有的止水状态。

现在，书房里的灯光跟我多天前开始阅读这部文稿时的灯光稍稍有些不同，它有些亮，我虽面朝东坐，却知道这是农历3月15的月光泼洒到西墙壁上去的缘故。于是我扭回头，我的目光便引领着我的身躯穿过西墙壁，径直往西走，走呀走呀走，然后在一大片丘陵起伏之处停了下来。这便是八百里的辽西丘陵地界，它是我的故乡，同样也是我刚刚阅读完的这部文稿的作者彭曙辉先生的故乡。

辽西大地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人才辈出，特别是在古称川州的北票，有一位在19世纪中叶用蒙文写作的作家尹湛纳希，这

位被后人誉为“蒙古族的曹雪芹”，通过《一层楼》《泣红亭》等作品，将自己的家族史演义得既波澜壮阔而又凄婉惆怅。因此，离开故土经年的我，每每回想起当初读尹湛纳希的心境时，便感觉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嗅不到的熏陶，相伴于我直到当下。

这些年来，家乡的文友们聚会的次数多了起来，盖因家乡“以文学名义的雅聚”多起来的缘故。在一次次的以文会友中，我认识了彭曙辉。记得那天他把自己刚刚出版的第一部文集赠予了我，当时我并不了解他是个在职公务员，不过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便知道他作为北票市档案局长兼档案馆长，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的文字，有小说、杂文、散文和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平均每年的文字生产量都在30万左右。我问他是怎么安排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的，他便说他不打麻将，不去K歌，很少应酬，业余时间基本都埋头在笔纸之间。于是我很感慨，眼前的这个人既做官人又当文人，莫非他有分身术？要知道，如今的官可不是那么好做的了，如今的文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了。

或许彭曙辉真有常人看不见的分身术，从第一次见到他到第二次与他促膝长谈，还不到三年光景，他的第二部文集又摆在了我的案上。我粗略算来，这两部文集加起来大概有60多万字，于是便想，像他这个年龄，而且还是这个职位，能在短短几年当中写出这么多文字，实属不易。

每次与曙辉见面，我都能感觉到他对人对文的认真态度，他看上去常是一脸严肃，偶尔说笑也讲究分寸，行为也很得体，这肯定与他从事基层领导工作30多年的经历有关。不论是在工商局、组织部，还是基层任党委书记、局长，他都会以文化人身份

出现。一次听曙辉难得介绍自己，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正是靠文字的力量支撑才走进机关，可以说是文字陪伴了他 30 多年。他的这种对文字的执着与追求，在当地文化圈里是被深深认可和尊敬的。

曙辉年近 60 岁，行将从一个官人变成一个纯粹的文人，这或许是他人生又一次关键的转身，因我一辈子从文至今，我热盼他的这次转身不仅华丽而且决绝。

曙辉的《杂家窝铺》文集三之《闲来听雨》，收入了近几年他创作的近百篇散文，每一篇都是他在为官的岁月中努力去找寻一种平常心态时的偶得。法国作家蒙田曾说过“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言语的一面真实的镜子”这样的话，读曙辉的散文多了，便感觉他的散文就是对众生的真实写照，同样是众生的“真实的镜子”，不过这其中偶尔也有几面磨砂镜，外延是他故意弄模糊了的毛绒边，而内涵则是他坚实的不可触碰的某种心思。他如此这般操持，是不想让读者太看清楚自己，比如《拾级而上的心事》，那里所蕴藏的焦灼不安与拿捏不准，以及某种纠缠不清之后突然间的条理清晰，这是叙述当中的一种意外的巧合吗？因曙辉制造的是一面磨砂镜，我因此而看不太清；曙辉制造更多的则是干净的水银镜，他的身与心，在这一面面纤毫毕现的镜子里，甚至从他的字里行间所释放出的情绪里，几乎都能被读者捕捉得到，比如《母亲在守望》《爸爸在哪，老家就在哪》和《孙女在用眼神说》等篇，那里的真实，是经过文字的流淌上溯到一张真诚的脸庞上的流露。

不过，曙辉胸中所有的类似这样的情绪，通常的释放是有节制和分寸把握的，这是属于他自己的气息与笔触上的共通之处的

节制与分寸把握。在这部文集中，他有节制和分寸地说人，有节制和分寸地说情，有节制和分寸地说事。人及情，情及事，事及人，以此轮回道出人世间的友情、亲情、爱情，而诸情所到之处，因角度不一而必然感悟不同。从写亲人、写朋友、写同事到写螳螂、写飞蛾、写小鱼，能透出他对生命的独特观感；从写花草、写风雪、写山水到写离散、写重逢、写失落，把一个熟悉的人，一缕难忘的情，一件普通的事，通过质朴而无需铺垫的语言直接记叙下来，同样能透出他对生活的独特关照。

《枣树蔫》《飘落的树叶》《阳光下的冰雪路》《寻找宁静》《我的香椿树》《不愿走出那道门》《闲来听雨声》等这类文字，是以物、以景、以事道出曙辉为官的心境，在看似随意而婉转的叙述里，藏着一颗官心面对一条官道的波澜不惊。

“昨天两个人在葡萄架下或联想世界或畅想未来，今天自己在葡萄架下想两个人的故事，遥祝远方的她，畅想明日的清晨。曙光是点亮新一天的标识灯，能把前天、昨夜的风凉与心动融进光明之中。葡萄架把小花园点缀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相思葡萄架下》），则是曙辉的一些情感的即景即时地抒发。

“行走的这条冰雪路，头顶的阳光依然闪耀，脚下的潺潺流水是冰雪在阳光作用下融化的感动回报。让冰雪路少点坎坷，阳光一直在努力。只可惜，月球、地球那么不公平地转动，曲扭着一次次方位的标准，周期的轮回，常常留给争取阳光的人更多不确定。”（《在阳光下的冰雪路》），从这段话里，能深刻地透析出曙辉从政之路的艰辛、艰难，因此他时时告诫自己，尽管前方阳光普照，却还要小心脚下的冰雪路。

而在《不愿走出那道门》中，从一个侧面说着退出工作岗位的复杂心态。“离开那道门已是午时。回望大院，冬日暖阳，被树木遮住阳光的大路小道上走向那道门的人群中不会有和自己一样心境的人，所以步伐轻松、随便。各类款式的鞋子踏着通往门的路，进出许多杂乱的响动，这是从大院里经常能传出的声音。”

如此看来，散文也似我们的国画一样，在词语上也需要刻意的笔墨留白，同时也需要刻意的强烈笔墨聚集。如此看来，曙辉做到了这些，他用既刻意留白又强烈聚集的文笔，在安顿生命的同时又去反思生命。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说：“时之圣者也，时之凶者也。”的确，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我虽接触过很多大小官员，却从不愿去琢磨、分析或评判他们如何，时代造就了他们的扶摇直上或垂直降落，他们所有的“悲欣交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要做我自己的“戴月荷锄归”者。可是，当我看到通过景、物、事透出官味的作品，也还是要有意识地关注一下。曙辉的这部文集里，有关这类的作品不少，它们或深或浅地刻上了曙辉为官30多载的心迹，比如他以自己钟爱的书写方式，给自己强诉人间至简的大道，甚至给自己强行点拨人间至繁的迷津。尽管未成精品，但作为奔波于官场大半辈子的人而言，这已是曙辉自觉行走在文学之途上所抻拽出的一条明亮的光标了。

可是，当我看到这部文集后面的这几篇散文时，心情随之也暗淡下来。从《用治病钱出本书》《我身边朋友你们怎么了》《胃，哭吧》到《老病心治》，通过曙辉在其中的坦诚叙述，我知道他在即将退休之年得了重病，我很理解他为什么急于出这本文集了，

他要让自己的文学梦想，就如同自己从政 30 多年一样，能再次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始终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改变命运，也可以拯救生命，文学的伟大就在于它的不离不弃，在于它庇护着在路上的最广大的文学同仁，他们虽走走停停，却绝不后退。就像福克纳在他的诺奖致辞中所言：“当命运的最后钟声敲响，当傍晚的最后一抹红色从平静无浪的礁石退去，甚至不再有其他声音，（只要）人类的无尽的不倦声音还在争鸣，我就绝不认输。”

一个人的心弦靠什么得以拨颤并发出悦耳美妙的声音，它或许是置放在时间的光谱之上才能得以实现。在当下如此曼妙的消费时代，文人必然靠消费文字而怡然自得并且无所顾忌，尽管这条高端的消费之路有长有短，但毕竟是因有了这样的文人，而令这世界无比精彩。

而曙辉的《闲来听雨》告诉我，他就是这样的文人。

魏国松

（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

目 录

第一辑 醉听春雨

相思葡萄架下 // 003

苦瓜水 // 005

爸爸在哪，老家就在哪 // 007

我的香椿树 // 013

我的网友叫“海天” // 017

我身边的朋友，你们怎么了 // 023

母亲在守望 // 029

满山红叶女郎樵 // 032

谁的虞美人 // 034

相册里，我看见一双脚 // 036

哭 鱼 // 040

用治病的钱出本书 // 044

送别牛牛 // 049

我睡了人家的床 // 053

搓澡工的心思 // 056

我给老师当儿子 // 058
我家大哥 // 061
司机夏章 // 064
朋友，你又一次让我心颤 // 065
不愿意走出那道门 // 067
炖豆角 // 070
我是辽宁人 // 073
以酒请雨 // 075
我家乡也有“花果山” // 077
我爱大鹿岛 // 079
又是一年中秋节 // 081
寒酸的晚餐 // 083
窗外的灯光 // 085
走进下保村 // 087
拾级而上的心事 // 090
沉重的下铺 // 092
阳光下的冰雪路 // 094
飘落的树叶 // 098
乏 秋 // 102
寻找宁静 // 105
小区前那棵枣树 // 108
孙女在用眼神说 // 112
丑 妈 // 116
记忆“下湾子” // 120
见与不见 // 123

第二辑 静听心雨

闲来读书听雨声 // 127

鸡之殇 // 130

又去天池山 // 133

为朋友们做点事 // 137

因为我是病号 // 141

对面三楼那个男人 // 143

又一次深情记忆 // 146

在组织部里成长 // 151

枣树蔫 // 156

柳条沟的驴 // 160

四口之家 // 163

寻找古村落 // 170

小区，沧桑 // 175

院 墙 // 179

丈母娘说，感谢政府 // 183

姐妹就是姐妹 // 187

戏说菜园 // 195

最后的赢家 // 200

当螳螂挡道时 // 202

爱跳墙的小男孩 // 206

沙磊的小村 // 210

紫藤花下忆藤萝 // 214

和自己的书一起走上地摊 // 219

迷失在村路 // 223

假的诱惑 // 227

胃，哭吧！ // 230